

一生的愛都給你 ⊙ 藍鯨

瀛苑副刊

「16398997」這是我僅存的最後一張發票——與你相識最末的句點，我喜歡這樣的結局，有點藍色卻又不至於太悲傷。

碧，那天晚上我跑了十圈操場，汗水濕透了衣裳，身體的水份蒸發了大半，聽說這樣比較不容易再掉眼淚。回家的路上衣服都在滴水，原來，它們也在哭泣。

洗完澡後躺在床上，呆了半晌，頭髮還是不斷的長。看一首席慕容的小詩：「如果讓你遇見我\在我最美麗的時刻\為這\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\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\佛於是將我化為一棵樹\長在你必經的路旁\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\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」，突然忘了時間的流動，只知道我蹲在房間的角落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曾有一段時期，月曆對我而言只不過是一些阿拉伯數字的堆砌，我厭倦了那些排列組合，呼吸也只是為了告訴自己還活著。一天收到一位熟識朋友的賀卡，原來今天是我二十歲的生日，再差五年就等於四分之一個世紀，我好像沉睡了很久。

你若是地球，那我一定是月亮，只是莫名其妙的引力將我推入宿命的軌道，我只能遙望著你。可是那張突如其來的賀卡彷彿彗星掃過身旁，我震了一下，再想想，又仔細的看看，你寂寞的繞著太陽轉，才明白原來每個人都有自身的悲哀與無奈。

弗利慈說：「『矛盾』只不過是需要不斷平衡的『對立』而已，就像騎腳踏車時，不斷地將身體擺動以求平衡」，

我正逐步走向自我毀滅，否則怎樣有機會全新重生？鄙棄世人的眼光，我只想做一位尋求平衡重心的擺渡者。於是，我終於可以像個孩子似的，抬起頭來看陽光。

碧，其實我仍然十分感謝神讓我遇見你，淚水洗滌了我的靈魂，我從金色陽光中走來，只為再與這世界相逢。此時心中渴望有一股勇敢的力量，不要愛我的人再擔心我。很多事已經不值得再執著，就像過期的發票永遠也無法中獎，只是我仍小心翼翼的收藏著，就當是對你最深的敬意！